



全球畅销悬疑小说

布里吉特·奥贝尔系列悬疑小说 之二



器官

DESCENTES
D'ORGANES

[法国] 布里吉特·奥贝尔 · 著

BRIGITTE AUBERT

赵家鹤 · 译



昆仑出版社



布里吉特·奥贝尔系列悬疑小说 之二

器官

DESCENTES
D'ORGANES

[法国] 布里吉特·奥贝尔·著

BRIGITTE AUBERT

赵家鹤·译



昆仑出版社

图备字：01-2004-10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器官/[法]布里吉特·奥贝尔著;赵家鹤译.-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9

ISBN 7-80040-730-6

I.器… II.①布… ②赵… III.悬疑小说-法国-现代 IV.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2489 号

DESCENTES D' ORGANES

Copyright © 2002 by Brigitte Auber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Frenc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2 Editions du Seuil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书 名：器官

作 者：布里吉特·奥贝尔

译 者：赵家鹤

责任编辑：侯健飞

装帧设计：华禾腾

责任校对：马 涛

版面制作：周 倩

出版发行：昆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100035

电 话：66531659

E-mail：jfjwycbs@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00×1000 1/16

字 数：137 千字

印 张：13.375

印 数：10,100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730-6/1·524

定 价：18.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船桨敲打着波涛
今夜我冻彻骨髓
眼泪

——引自巴索《俳句集》

传统悬疑小说的颠覆者

自英国小说家柯南道尔的《四签名》和《血字的研究》于19世纪80年代末相继发表以来，侦探小说这一新的小说类型以其结构严谨、情节惊险、起伏跌宕、扣人心弦一直深受广大读者青睐并在世界各国得到蓬勃发展；然而，柯南道尔笔下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一以缜密的逻辑进行严谨的推理而破案的大侦探形象——长期以来也禁锢着许许多多后继作家的创作构思。

综观一个多世纪来世界各国的侦探小说，无论随着时代的发展或由于国情的不同注入了多少新的变化，一般来说，有两条原则往往是基本不变的：一是竭力突出某位精明强干、推理严谨、不苟言笑、性格古怪，甚至近乎神化的大侦探形象，二是情节结构几乎都遵循着同一个模式：案发——侦查——渐露端倪——几入误区——柳暗花

明——凶手归案。

本书推出的当代法国著名的侦探小说作家布里吉特·奥贝尔的这两部小说，首先从这两个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感觉。

布里吉特善于在她的惊险曲折的侦探小说中变换趣味。在《楼梯》中，面对一个小女孩的暴死，想弄清是属于意外事故还是他杀所致，作者安排的不是警方或某个私家侦探，却是一位为这个小女孩做尸体防腐处理的非常具有责任感的动物标本剥制师，偏偏他又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女主人公——那小女孩的母亲，于是主人公在苦苦追踪凶手的同时又苦苦追求着爱情；而爱情的障蔽使他在侦查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迷途，缺乏专业警惕又使他一次又一次地险遭不测。爱情纠葛与此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凶杀案交织错杂在一起，最终，凶手得到惩处之日也正是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恋爱尘埃落定之时，作者别具一格的情节构思既扣人心弦又为我们唱响了一曲缠绵哀怨的爱情挽歌。

与《楼梯》不同的是，《器官》中的杀人凶手在故事开始后不久就已浮出水面，读者早就看出凶案系一精神错乱者所为，负责破案的治安警察玛赛尔·布朗和他那些滑稽可笑的上司和同事们却联想丰富，思路紊乱，甚至暗暗祈求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系列杀手。作者出色地以讽刺的笔调描绘了这些刑事警察在破案过程中一个个自命不凡、各执己见又愚蠢可笑、互相攻讦，以致几次与杀人犯擦肩而过，几次错过了破案良机，使得之后好几件本可避免的惨案相继发生。

对此，连已被击毙的“死神裁缝”的“转世灵魂”也惊呼：“我明白了为什么犯罪率在上升！”读者在随着这帮

警探侦查、缉拿凶犯的过程中，既会被一个接一个巧妙设置的悬念深深吸引，又会对法国南方某港口城市中的这帮无能又自大的警察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

布里吉特喜欢在她的侦探小说中以当事人的，而不是传统侦探小说中那种“全知全能”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作者在新世纪初推出的这两部力作，其叙述视角自始至终不断地巧妙转换，这不仅避免了传统侦探小说中作者像上帝那样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居高临下的叙述方式，而且故事的叙述者就是事件的参与者和目击者，他们不是游离于情节之外，而是置身于情节之中，本身就是情节的构成因素。这种对现实事物的客观描述与人物主观感受相契合的描绘，不仅推动着故事情节不断向纵深发展，而且加深了对人物内心深度的开拓。在这两部小说中，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案情的发展和破案工作的进行，更能看到一个个各具鲜明性格、充满着时代气息的人物跃然纸上，为我们展示出一个个生动有趣又能深刻反映案件产生的时代氛围的现实环境。

现代读者不希望被动地去接受一个由作者为他们编织好了的、呈线性发展的故事。他们希望参与到所读的小说中，希望阅读和阐释不仅是一种“发现”，而且是一种“发明”，希望置身于“生产过程”，而不是“终极产品”之中。这种新的小说观念体现了当代人认识世界、认识文学及其内在规律所达到的新的水平、新的高度。在侦探小说这一领域，读者在这方面的期待尤为强烈。布里吉特在叙述过程中善于把影视艺术对形象进行切割和组合的那种视感变换的手段引入文学描绘，画面上不经意出现的一个场景或人物，甚至一件微不足道的普普通通的玩具，看似

平淡，却是绝妙伏笔，往往对情节的发展或转折，或把情节推向高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描述，不仅符合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也牵引着读者主动把前后文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暗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战栗”之余，体验到与主人公同惊险、共探索的乐趣。

开掘人物的“内宇宙”，探索并描绘造成人物思想行为的心理动因，着力表现人们对世界、对现实、对人生的反思，是当代法国文学发展的主导趋势。刚刚过去的20世纪可谓是西方社会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一个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物质财富在质与量的方面的增长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另一方面，在冷若冰霜的商品原则面前和人性遭到严重压抑和异化的环境中，现代西方人所面临的是愿望与现实的落差，暗流与逆流等巨大挑战。因此，当代的西方作家，着力表现人在命运回旋与砥砺中的困惑、挣扎、希望和艰难处境，着力表现人和环境的异化带给人们心灵、思想、行为方式的巨大嬗变，突出人的本来面目在物欲作祟洪流中的丧失。这两部作品中的凶手一为精神病患者，一为心理不健全者，其余的人也都以一张张面具遮掩着他们的本我。布里吉特·奥贝尔在侦探小说这门构思精巧的艺术上对一个个人物的潜意识和下意识，包括精神病患者不健全、不连贯的意识流做了出色的描绘，融入了时空跳跃、多变，以及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等众多现代主义表现技巧。在《楼梯》中，这位女作家深入主人公希勃的内心世界，跟着人物意识的流动从心理的角度去刻画人物和事件；在《器官》中，布里吉特还别出心裁地让已被击毙的“死神裁缝”的“转世灵魂”寄居到漂亮的女警官——当代世界级超级名模克洛蒂亚·

西弗在警界的一个“克隆”——洛拉身上，通过这个杀手在洛拉脑子里表述的对诸多事件的看法，暗喻着这位有着“天使面孔、魔鬼身材”的女警官潜意识中的一股“匪气”。这不仅使侦探小说摆脱了老一套的叙事模式和单纯地宣扬善恶有报的因果思想，而且使得这门已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小说类型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1956年生于法国戛纳的布里吉特·奥贝尔一直以唯美的严肃文学作品著称于世，她从事侦探小说创作不过10年左右，但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领域过去几乎一直被男性作家所独占，法国的女性作家涉足其间不过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布里吉特可谓其中的佼佼者。她在“Seuil 侦探小说集”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系列小说，作者别具一格的情节构思、变化多端的叙述视角、丝丝入扣的细节安排、对人物内心的深度开掘以及传统表现手法与现代主义写作技巧交替的娴熟运用，使她始终拥有着数量可观的读者群，她的作品不仅享誉法国本土，多次在排行榜上被列为畅销书目，而且被译介到15个国家。众多读者被她悬疑小说特有的文学意境和温婉准确的语言魔力所征服，称她是悬疑小说的革命者，1996年，刚满40岁的布里吉特·奥贝尔获得了法国“侦探小说大奖”。

赵家鹤

2003年7月14日于江西南昌

第一章

海上刮起了风，浪尖拍打着堤岸的岩石，碎成了朵朵浪花。

警探玛赛尔·布朗目不转睛地盯着灯塔，一心想着躺在水泥防波堤上的那具碎裂的肢体，对漫天飞舞着的沙子和尘土竟毫无感觉。

发现溺水者的那个风帆滑水运动员在发抖，两个海上救生员打捞起尸体后正站在冷水洼中喝热咖啡。

一个救生员向玛赛尔晃了晃暖瓶，他摇摇头拒绝了。

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他喝了一上午咖啡。他现在从头到脚都灌满了咖啡。

孩子们闹腾了整整一夜。先是西尔维娅，故意说“床底下有一个妖怪”，接着，2小时后，摩默梦见了狼，最后，将近5点钟时，弗兰克肚子好痛：“我向你发誓，爸

爸，我没法上学了。”

娜嘉和他轮流着起床，之后，7点钟时，娜嘉走了，她在市立托儿所上班，是玛赛尔非常讨厌的上司冉让介绍的。

玛赛尔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后，去市政厅附近上班，因为睡眠不足，眼睛红肿，头胀得像个西瓜。

节日刚过，所有的人都疲惫不堪。在老港的那片空地上，几个工人正在不慌不忙地拆卸曾经遮蔽过法国煤气公司展台的那些白色塑料帐篷。出于雄性的两足动物对所有使用工具的同类的抵挡不住的好奇，玛赛尔走上前去。

那些工人边喝着咖啡边滔滔不绝地聊着天。

将近11点钟时，救护人员们坐的那辆救护车闪着旋转灯从他前面驶了过去，那时，玛赛尔斜眼看了一下手表，这块配着银白色表带的“斯沃琪”是娜嘉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那车经过时放慢了速度，从开着的窗里，波利斯，玛赛尔认识的一个棕发大个子对他喊了一句：“一个溺水的人，在灯塔那儿，要把你带去吗？”玛赛尔跟着去了。

在现场，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爷爷正等着他们，鼓得高高的大肚子上面穿着一件可能是1936年买的海魂衫。

“别着急，小伙子们！”他对他们嚷着，“罗伯特在这儿，他正给你们守着他呢。”

玛赛尔不由自主去找他说的罗伯特，后来才明白老头说的是他自己。接着，罗伯特不得不把他的拐杖抡得团团转地前往街对面的海员酒吧。

“啊！索赛特，让一下！有一个淹死的人！有一个淹死的人，我对你说！”

在昏暗狭窄的酒吧里，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烫着橘红色头发，穿着红色皮裙和紫罗兰色上衣，手里拿着一小杯早晨喝的玫瑰红葡萄酒，带他穿过了人群。

那个淹死的人蜷缩着躺在水泥地上。

全身赤裸，俯伏着，棕色的皮肤上青一块紫一块，黑色长发卷成一堆散花，被风吹得上下舞动。年纪很轻，瘦长个，肌肉发达。

风帆滑水运动员解释说 he 当时看见这尸体正漂浮在水面上。波利斯摇着头在一个活页本上做记录。

“他干吗要游泳，这么大冷天，这不傻吗？”罗伯特咕哝着，尽管没人听他，“你瞧，总是有些傻瓜自以为比别人聪明！”

“哦！这个罗伯特，总是爱批评。”索赛特大声说，“他就只会玩本地的‘贝洛特’^①，根本不懂运动，笨蛋！”

波利斯会同他的同事把尸体翻了个身。死者留着胡子，短而卷曲的黑胡子。半张着的嘴唇间有泡沫流出，眼睛已没有了。只剩下两个正在渗水的带黑色的窟窿。海鸥，玛赛尔在心里想，一面移开了视线，没有比海鸥更贪婪的鸟了。

“他大概没在水里呆太久，”玛赛尔指出，“他的手还没僵硬。”

“可怜，”索赛特突然叫了起来，紧紧揪住她那烫过的头发，“他们把他像鱼一样掏空了！”

一条深深的切口，从溺死者的胸骨一直到腹股沟，带

① 一种纸牌戏。

有泡沫的海水和暗绿色的藻类在从那儿流出来。那第二个救生员，一个满是粉刺的红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掰开那个创口。

“真的，里面什么也没有！”

真是错怪了那些海鸥贪婪，它们不可能对人剖腹的。

玛赛尔往分局打了电话。

此刻所有的人都在刮着风的太阳底下等着。索赛特和罗伯特已回到马路对面，在一把被风刮得摇摇欲坠的蓝白相间的大阳伞的暂时的阴影下喝酒壮胆。

救护人员走了：火车站有人自杀。风帆滑水运动员正在用他的防水手机向他的妻子解释为什么得推迟回家。急救站的小伙子们重又回到堤坝尽头的他们的总部：刮大风时，他们全天候警戒。

玛赛尔仔细观察着地平线，他站在尸体的脚头，他们已用金属栅栏简单地把尸体围了起来。栅栏外，尽管劲吹着密史脱拉风^①，却汇集着一群看热闹的人。

灰尘进了他的眼睛，他感到他的头发里满是沙子。波涛汹涌的大海拍打着堤坝，合力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浪花溅了他一身。一只神情阴险的德国牧羊犬举起了爪子对着栅栏撒尿，把栅栏都溅污了。它朝后一跳，险些跌了个四脚朝天，引得人群开怀大笑，那狗也乐得尖叫了几声。

“真不错，布朗，总是精神抖擞！”就在这一刻传来了再让尖刻的声音。

玛赛尔不亢不卑地看了他上司一眼。他也一样，叫得

① 法国南部及地中海上刮的干燥寒冷而强烈的西北风或北风。

凶，干得少，而且自从有了两个新手后更显得不可一世。

他们就在那儿，跟在他屁股后面。洛伦·梅里欧警官和洛拉·蒂纳雷里警官。那个梅里欧来自巴黎，在南方接受过培训。30岁，中等个儿，圆形的眼镜，栗色的头发已开始脱落，牙齿保养得很好，黑灰色的西装，亚麻衬衫。看上去像个银行家或商人。洛拉是个女的，刚从马赛调来。也是30岁，1.70米的个儿，胸部丰满，脸蛋漂亮，绿色的眼睛，金色的长发，大翻领棉布上衣和浅灰褐色的粘纤裙子。糊里糊涂地当了警察的克洛蒂亚·西弗的一个克隆。再让在讲话，从这位雅诺队长投在她身上的那种富于表情的目光看，他正打算在最短期间内把她变成他的点心。

“怎么样？”后者又说了一遍，他站在被开了膛的溺死者面前，双手叉在腰际。

他身上的橙红色厚运动衫使他平伏的肚子显得很有魅力，一年四季他的皮肤都像是被晒成了古铜色。

玛赛尔简要地介绍了情况。他又询问那个风帆滑水运动员，后者开始感到腻烦了。

“妈的，我要是知道，我就闭上我这张嘴了！你们不知道今天我在休假？知不知道2点钟我得带我的小女儿去看电影？”

“你们不去看迪斯尼吗？我儿子最喜欢迪斯尼了。”玛赛尔对他说，态度和蔼可亲。

“布朗！”再让喊了一声。“行，您可以走了，”他接着对那风帆滑水运动员说，“需要时，我们会打电话给您的。”

“什么叫需要时？我从未见过他，那个人！”风帆滑水运动员低声抱怨着，一面把他的器材一直拖到他那辆“4x4”旁。

“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确认死者的身份吗？”梅里欧一边问，一边弯下腰来更近地察看那具尸体。

“什么也没有！”玛赛尔辩解说，“他光着身体，就是这个样。”

梅里欧发出啧啧声，这既可理解为“哼！”也可理解为“我觉得您有点熟，老朋友”。他俯向那个伤口，触摸了一下，立刻往后一退。那死者确实在散发出那种被遗忘在洗碗槽上解冻了的鱼的气味。

“您是怎么看这切口的，队长？”他边问边吸了一口满是沙子的使人兴奋的海边的空气。

“呃？”冉让惊跳起来，他正在想着洛拉是否穿了三角裤，因为在她那非常合身的裙子底下看不见三角裤的凸印。“是说切口吗？确实很丑，嗯？”

梅里欧斜眼看了他一下。

“里面的器官都不见了。”他向他指出。

“是那些鱼，”冉让脱口而出，“它们会从伤口处拥进去啄食那些内脏。尸体解剖会告诉我们的。”

在他们身旁进行着的短暂的司法鉴定停了下来。吕纳蒂，一个总是情绪饱满的矮胖子跑了过来，臂下夹着测量仪表。

“这么快！”雅诺咕嘟着，斜眼看了下表。

“钥匙里没电了！”吕纳蒂大声喊着。

“怎么回事？”

“21世纪的工艺。如果你开电门的钥匙没了电，你只听见‘咔嚓咔嚓’，汽车却启动不了。滑稽吗，嗯？”在他解释的时候他那三个合作者正把他们的精密器材围在那尸体周围。“这是凶杀现场吗？”他又问了一句，一面摘下他的手套。

“不，是在500米外的外海上打捞起来的，在圣-菲雷奥勒小岛右边。”

“对不起。我们在那儿无法获取有价值的东西。”

“有没有文身？”洛拉询问，“右侧第四根肋骨下有没有隐蔽的去不掉的记号？请原谅，我是随便说说。”

吕纳蒂礼貌地朝她笑了笑，然后边哼着歌边开始往尸体上撒盐，以他那种全神贯注的方式。梅里欧转向雅诺：

“区里有没有互相对立的团伙，在这儿？”

“有些打架斗殴，不严重。应该说，我们不是最清楚，城市边缘嘛。”

“前天，‘耐克’和‘阿迪达斯’之间有过一次对垒，但‘阿迪达斯’的那条棕斑皮色的黑毛看门大狗比‘耐克’的那条‘球核’更健壮，最后两条狗都逃走了。”玛赛尔解释说。

沉默。

“布朗，我们需要你的说明时就给你去电话，OK？”冉让终于说。

玛赛尔用啃胡子表态。这个卑鄙家伙会在新来的人面前故意炫耀，去年他很高兴靠他，靠玛赛尔逮住了那个“死神裁缝”。

玛德莱娜，被“裁缝”杀死的他的前妻的肖像不由浮

上他的脑际，他甩了甩头想把她驱走。玛德莱娜那张和老乔治的脸缝在一起的失血过多的脸夜里经常来到他的梦里，使他恶心得只能大量服用小苏打。

他强迫自己回到那尸体旁，他躺在他们的脚下，生殖器耷拉在大腿上，一个长长的受过割礼的生殖器。他突然为洛拉在场感到尴尬，她看见了死者可怜的裸体。女人们都是那样敏感。

“哇！这根阴茎！”那个敏感的灵魂自言自语着。

不知怎么，她突然发起抖来。一段时期来她觉得自己很古怪。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栖息在她肩上，表现出一种敌意。刚才，她好不容易才不想当小伙子。一个长着根硕大的阴茎的高大强壮的小伙子。用她的拳头揍她上司那张满足的脸。她以前曾经是那样的温柔。真可笑，她在心里想，劳累过度，神经紧张。

“还好吗，洛拉？”再让问她，他那充满着贪欲的黑漆漆冷冰冰的目光就像面对着一块美味火腿时的狗的目光。

“很好，谢谢，”她回答他，“在马赛，您知道，我们已习惯了溺死的人。”

再让摇摇头，这个姑娘发着难以置信的后舌音，且目光狰狞。

他不知道他的猜想有多正确。确实，经历了一次那类以勾起女性内心躁动为目的的花招后，美丽又漫不经心的洛拉不知不觉掩盖了某个既残忍又嗜血成性的实体，它因其罪孽被判处留在这世界上，陪伴着秩序的力量。上述这个实体，就眼下而言，一点也不高兴。

雅诺这个蠢货，瞧他那种卖弄的样子。妈的，他要